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非遗外宣翻译的优化路径研究

吴紫维, 张晶薇*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00

DOI:10.61369/HASS.2026010041

摘 要 :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外宣翻译是推动文化对外传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微观转换,缺乏对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动态审视,导致实践与效果之间存在断层。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切入,主张从“文本中心”转向“传播中心”的范式转换,构建以受众接受为导向、以文化适应与目的性为核心原则的翻译指导框架。通过对地方非遗外宣文本的深入分析,本文指出其在文化内涵传递、交际效力和文本架构三个层面的突出问题,如术语翻译机械化、文化意象浅表化、语言风格失调及叙事视角“物化”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词汇、句法、语篇和副文本四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运用“深度翻译”实现文化阐释,重构信息结构以适应英语受众的认知习惯,采用故事化叙事增强文本感染力,并整合多模态资源构建协同传播体系。这些路径旨在推动非遗外宣从“语言转换”向“有效传播”的范式跨越,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参考。

关 键 词 : 跨文化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宣翻译; 翻译策略

Research on Optimizing Translation Approaches for Overseas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Wu Ziwei, Zhang Jing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nshan, Liaoning 114000

Abstract : Transl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is a vital means of promoting cultural outreach and enhancing a nation's cultural soft power. Existing research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micro-level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s, neglecting the dynamic exa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 This oversight creates a disconnect between practice and outcomes. This paper adopt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dvocat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a "text-centered" to a "communication-centered" approach. It constructs a translation guidance framework oriented toward audience reception, with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urposefulness as core principle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outreach texts, this study identifies prominent issu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meaning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ve efficacy, and textual architecture. These include mechanical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superficial cultural imagery, stylistic incoherence, and a "reified" narrative perspectiv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lexicon, syntax, discourse, and subtext. These include employing "deep translation"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restructuring information to align with English-speaking audiences' cognitive habits, adopting story-based narratives to enhance textual impact, and integrating multimodal resources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dissemination system. These approaches aim to prop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utreach from a paradigm of "linguistic conversion" to one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verseas publicit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引言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对外传播已成为展示国家文化形象、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窗口。外宣翻译作为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其质量直接影响着非遗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国际受众的接受效果。^[1]当前,非遗外宣翻译研究虽已

通讯作者: 张晶薇,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语言层面向文化适应层面拓展，但仍普遍存在视角微观化、过程静态化与效果空泛化的局限，未能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传播的动态语境中系统考察。为突破上述局限，本文引入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旨在探索非遗外宣翻译的系统优化路径。首先，通过审视现有研究，论证从“文本中心”向“传播中心”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并构建以受众中心、注重文化适应与传播目的为核心的翻译指导框架。继而，深入剖析地方非遗外宣文本在文化传递、交际效力与文本架构方面的具体问题。最后，从词汇、句法、语篇及副文本四个层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以期为促进非遗外宣从“语言转换”到“有效传播”的实质性跨越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方案。

一、跨文化传播视角下非遗外宣翻译的理论建构

（一）研究现状的局限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引入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英语外宣翻译研究已从早期的术语标准化与策略方法论探讨（如直译、意译、音译的辨析），逐步扩展到文化适应性与审美再现层面，初步建立了非遗翻译的基础理论框架。^[2]然而，随着研究深入，其内在局限也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因跨文化传播视角的系统性缺失而导致的三大困境：一是视角微观化，过度拘泥于语言符号的静态对等，未能将非遗置于跨文化传播的宏观语境中，忽视了中西语境文化（如爱德华·霍尔所界定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在信息编码与解码方式上的根本差异^[3]；二是过程静态化，多数成果将翻译视为一次性的文本产出，而非一个以目标受众接受为导向的、动态连续的传播过程，未能有效借鉴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等理论来审视翻译行为的策略选择与传播意图之间的关联^[4]；三是效果空泛化，评价体系往往止步于译文本身的“忠实”或“流畅”，缺乏对译本在目标文化场域中实际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情感反馈的实证考察与评估，致使理论探讨与实践效能之间存在断层。为突破这些局限，亟需引入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从而实现“文本中心”到“传播中心”的必然转向。这一转向具有深刻的内在理论契合性：非遗外宣的本质即是一项驱动的跨文化传播活动。

（二）基于跨文化传播核心原则的翻译指导框架

为构建系统性的地方非遗英语外宣翻译优化路径，需建立一个以跨文化传播效果为核心的翻译指导框架，其核心在于三大原则的协同应用。

首先，受众中心原则是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出发点。该原则要求译者超越对源文本导向，将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图示与接受习惯置于决策中心，^[5]从而在“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深度阐释”与“简洁达意”之间进行动态权衡与策略取舍，以确保文本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与传播效力。其次，文化适应与符号学转换原则是处理深层文化内涵的具体方法论。地方非遗蕴藏着独特的文化符号与精神价值，直接移植往往导致“文化休克”。此原则要求译者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区分文化符号的表层形式（如器物、仪式）与深层意义（如价值观、信仰）^[6]，并通过补偿性阐释、文化类比、功能对等等策略，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寻找或创造能够引发共鸣的等效符号，完成文化意义的创造性转码，而非简单移植。最后，目的性与整体性原则是统领翻译实践的战略总纲。它强调翻译行为必须服务于明确的跨文化传播目的（如增进理解、塑造形象或激发兴趣），并以此目

的为导向，确保从文本架构、叙事逻辑到修辞风格、术语选择的所有要素都协同一致，使最终译文成为一个内在连贯、目标明确的有机传播整体。

这三大原则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个从受众分析到文化转码，再到战略协同的完整闭环，为地方非遗外宣文本实现从“语言转换”到“有效传播”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二、地方非遗外宣文本的现存问题剖析

（一）文化负载词翻译失真：内涵缺失与传播梗阻^[7]

1. 术语翻译机械化：从“意义真空”到文化误读

非遗文本中特有的概念、术语和称谓是文化核心的载体。然而，现有翻译常陷入机械化处理的误区。硬译与误译：许多译文采用简单的字对字直译，仅完成表面“符码转换”，却忽视了文化语境与功能对等。如将“醪糟”译为“Laozao”，或把“镇宅之宝”误译为“Town House Treasure”，此类译法不仅使目标读者不知所云，更完全丧失了原文中祈福、辟邪等特定文化内涵，造成了理解上的“意义真空”；过度简化与泛化：对于蕴含独特哲学或艺术体系的核心术语，译文往往进行扁平化处理。例如，将唐山皮影戏的“生、旦、净、丑”行当泛化为“male role, female role, painted face, clown”。这种译法虽提供了表面指称，实则抹杀了各角色在嗓音、动作、性格上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深厚的戏剧文化内涵。

2. 化意象翻译浅表化：寓意“蒸发”与象征失效

许多非遗元素承载着深厚的吉祥如意、历史典故或民间信仰，其翻译需要超越物象本身，而译文常采用过度简化的归并策略，易导致独特文化内涵被“抹平”。寓意传递空白：译文仅停留于物象罗列，未能构建文化关联。如将剪纸图案“连年有余”（莲花与鱼）直译为“Lotus and Fish Pattern”。该译法仅罗列物象，对不了解汉语谐音文化（“鱼”同“余”）及其象征（富足有余）的外国受众而言，只是一个自然图案，其承载的吉祥如意与民众的美好生活期盼完全无法传递，文化意象的象征意义就此“蒸发”。

（二）交际效力的双重失调：语言感召不足与受众意识薄弱

1. 语言风格失调：从“诗意美感”到“生硬宣传”

中文原文中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化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常被简化为枯燥的技术性描述。^[8]例如，将“刀工精细，色彩浓艳”生硬地译为“The cutting is fine, and the color is bright”，完全丧失

了原文的韵律美与画面感，使介绍文本变得索然无味，无法激发目标受众的审美兴趣与情感共鸣。与此同时，另一种极端是直接移植中文的宣传式话语。诸如“博大精深”、“匠心独运”直接对应为“extensive and profound”、“unique craftsmanship”。在注重事实陈述与低调表达的英语受众看来，这种语言往往显得空洞、浮夸且具有自夸倾向，极易引发心理上的疏离感乃至排斥，从而在传播的起点上就设置了无形障碍。

2. 叙事视角错位：“物化”描述与“人文”情感的剥离

许多文本延续了“物化”非遗的静态介绍模式，将其呈现为一个被观察的客体，堆砌历史、技法和特点，却严重剥离了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核心——人的实践、情感与故事。例如，在介绍某刺绣技艺时，文本可能详尽罗列各种针法，却只字不提传承人一生的坚守、某件作品背后的家族记忆，或是这项技艺如何在节庆仪式中连接社区情感。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叙事方式，抽离了非遗的温度与生命力，使其沦为冰冷的标本目录，难以触及受众的情感共鸣点，更无法实现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的深层连接。

（三）文本架构失衡：信息组织紊乱

1. 信息结构冗余失焦，背景补充不足

多数译文机械沿袭中文原文的叙事结构与修辞习惯，将“竹节式”的流水句式原封不动地转换为英文，往往导致译文信息堆砌、主次不分、逻辑松散，给读者带来沉重阅读负担。这种结构保留了中文文本常从宏大历史背景徐徐展开的叙事传统，却忽略了英语读者偏好先重点后细节的思维模式。同时，译文普遍默认目标读者已具备相应的中国文化常识，省略了对关键历史节点、社会语境或专业概念的背景补充。例如在介绍某项戏曲时，仅提及“起源于明代”，却未简要说明明代的历史文化特征或该戏曲的艺术特色，致使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国际读者难以建立有效的认知框架。

三、跨文化传播视角下非遗外宣文本的优化路径

（一）词汇层面：从“对等”到“阐释”——深度翻译的运用^[9]

1. 音译+类别词/解释：这是保留文化特色词最基本有效的方法。

【原文】表演者戴着“傩面”。

【劣译】The performers wear Nuo masks.

【优化】The performers wear Nuo masks (ritual masks used in exorcism ceremonies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and diseases).

2. 意译+文化内涵补充：当字面意思无法传达深层文化含义时，需进行阐释。^[10]

【原文】这幅刺绣体现了“福寿双全”的美好祝愿。

【劣译】This embroidery embodies the wish for Fu Shou Shuang Quan.

【优化】This embroidery symbolizes the wish for a life

blessed with both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often represented by motifs like bats (homophone for "blessing" in Chinese) and peaches (symbol of longevity).

（二）句法层面：从“竹节”到“树状”——信息结构的重构

1. 确定核心信息为主干

将最关键的信息（通常是“谁做了什么”或“这是什么”）作为主句。

2. 背景信息从句化/短语化：将时间、地点、原因、方式等背景信息转化为从句、介词短语、分词结构等，附着于主干之上。

【原文】景德镇瓷器，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以其“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闻名于世。

【劣译】Jingdezhen porcelain, originated in the Han Dynasty, develop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style of “as white as jade, as bright as a mirror, as thin as paper, and as melodious as a chime stone”.

【优化】Jingdezhen porcelain,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and flourished during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644–1912) dynasties, is globally renowned for its distinctive qualities: a jade-like whiteness, a mirror-like brightness, a paper-like thinness, and a clear, chime-like ring when tapped.

（三）语篇层面：从“说明”到“叙事”——故事化传播的策略

1. 引入人物视角

以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或体验者的视角来讲述，赋予文本人格化魅力。例如，不是直接说“XX剪纸技艺复杂”，而是说“For Grandma Wang, a third-generation paper-cutting artist, the intricate snips of her scissors are not just a craft, but a way to tell stories of her village.”

2. 构建情境与冲突

描述非遗在特定情境（如节日、仪式）中的应用，或提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传承人的坚守，能极大地增强文本的戏剧性和感染力。

3. 使用具象化、感官化语言

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让描述变得可感可知。例如，将“茶香四溢”优化为“The air is filled with the warm, earthy aroma of the fermented tea leaves.”

（四）副文本层面：从“单一”到“多元”——多模态的协同传播

1. 高质量图片与视频

一幅展示非遗制作过程的高清图片或一段简短的传承人采访视频，其说服力远胜于千言万语。图片说明本身也是重要的微型外宣文本。

2. 信息图与地图

用信息图清晰地展示非遗的历史脉络或制作步骤；嵌入地图，标明非遗的发源地或流传区域，帮助读者建立空间概念。

3. 交互式设计

在网页或 App 中，可以设置问答（Q&A）、虚拟体验等环节，变被动阅读为主动探索，深化受众的参与感和记忆度。

四、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系统分析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存在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沿袭的“文本中心”翻译范式，这种静态的语言转换模式导致文化内涵流失、交际效力弱化和文本结构失衡三重困境。为此，本研究提出应当实现从“文本中心”到“传播中心”的范式转换，将翻译视为一项以受众接受为导向、目

的驱动的动态跨文化传播行为。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文中的案例分析范围及译例数量有限，所提出的优化策略在不同非遗类别及传播情境中的普适性与实际效果，仍有待通过更广泛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与完善。展望未来，非遗外宣翻译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跨学科视野，深化与数字人文、视觉传播等领域的融合，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与多模态内容生成的协同创新模式。同时，实践应更注重受众细分与效果评估，推动非遗外宣翻译从“译出”走向“译入”、从“完成文本”走向“实现有效传播”的持续深化，最终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张健.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 外国语言文学, 2013, (1): 19-25.
- [2] 李红满, 王建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研究: 现状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20, 41(5): 100-107.
- [3]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6.
- [4]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 25(6): 27-28.
- [6] Katan 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M]. 2nd 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4.
- [7] 张沉香, 王金华.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6, (3): 34-38.
- [8]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2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 117-119.
- [9]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 16(4): 808-819.
- [10]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5-28.